

祖上塘

三叔公投笔从戎,爷爷送了又送,送到地深处,一片焦枯,划根火柴就能烧出场大火,天旱、地干,又是场灾年。

三叔公拉住爷爷的手一声长叹:有口大塘,关住水就好了。三叔公是有见识的人,他是省立大学的大学生,日本鬼子侵犯中国,作为热血男儿,他投笔从戎,要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。

爷爷抓住三叔公的手不放,一个劲要三叔公保重,说着说着就热泪满面。

三叔公决绝地走了,这一走再没回头,直至过了四五年,一标人马找到我的爷爷,捧上了一本证书和二十块大洋,我的爷爷才知道我的三叔公战死在了沙场,尸骨无存。

爷爷大哭了一场,双手插进泥土,想扒出什么,可最终扒出的还是泥土,就是深处的泥土要干净些。

爷爷后来说,不知为甚,得知三叔公的死讯,捧着烈士证书和大洋,耳畔回荡的是三叔公临走时说过的话:有口大塘,关住水就好了。爷爷心中蓦地盟生出扒塘的念头,掂了掂手中的大洋,暗暗地说:够了,够了。爷爷身子晃了晃,眼中的泪陡地被风吸干了。

我的爷爷开始谋划扒塘的事,他准备买上十亩地,平地作眼地扒塘。地是一黄姓地主家的田,爷爷提出买地的事,黄地主拿架子,开口二十块大洋,少一文也不卖。黄地主知爷爷有一笔抚恤金,整整二十块大洋。爷爷犹豫了,二十块大洋都买了地,扒塘的钱就没处出了,塘还是扒不成。

爷爷一直不甘心,和黄地主讨价还价,黄地主王八吃秤砣铁了心,坚决不松口。爷爷想,哪怕给留个五块大洋,够扒塘的人工费就行了。

黄地主不松口,爷爷没办法,但爷爷认定了,要用我三叔公生命换来的二十块大洋,为乡亲们扒口塘,关住水,关住一季季绿绿的禾苗。

几经周折,变天了,新的日子开始了。

黄地主很是后悔,没卖的地分了,还划了地主成份。爷爷庆幸,如真买下十亩地,还不是成了地主,地再一分,塘还不真正成泡影了?

爷爷赤贫,打地主分了地,在地里忙活,还不忘扒塘。一来我三叔公丢了话,二来村子里的地是岗地,缺口大塘关水,缺水的地和没地没两样。

合作化开始了,爷爷振奋得很,挑了头作了合作社社长。爷爷盘算过,当了头,塘总是可以扒起来的。

先筹粮后扒塘,爷爷取出了

我三叔公用命换来的大洋,大洋我爷爷一块没动,埋在了三叔公在家时睡的床底下,大洋已包了层绿衣子,但吹动了放在耳边仍“嗡嗡”发声。

粮筹好了,爷爷一声令下,合作社的男女老幼齐上阵,手提肩挑,场面大得很。一个冬春,塘扒成了。

爷爷把塘看得重,花钱修了涵门斗闸。塘落成这天,我的爷爷带头跪下,对着北方叩了三个响头,说是给我三叔公的。

爷爷干了件私事,清明前在大塘的上风埂上,为我三叔公建了个衣冠墓,没立碑,就一小小的土包,土包边栽了棵柏树。

我爷爷给大塘起了个名字,叫解放塘,但叫着叫着变了口,成了“祖上塘”。

祖上塘就和村庄共了命运,村庄活着这塘就活着,活得热热闹闹。

祖上塘里有了鱼,鱼常闹出动静,引得大人孩子去抓去捕,可从没见鱼消停过。塘里有了莲藕,花开时四处传香,饥饿年间,塘里埋在泥深处的藕救苦救难,活过不少人。祖上塘的水没干过,雨天关水,晴天放水,来来回回的,倒是让一地庄稼受益了。

爷爷晚年常在大塘边歇下,爷爷称呼大塘为解放塘。爷爷渴了捧塘水喝,眼睛干涸了用青青的荷叶擦拭,嗓子痒了大咳几声,引得众多的水禽拍翅膀。

爷爷临死时留下话:解放塘不能瞎了,瞎了三弟就看不到了。

我震惊,爷爷心深,祖上塘是爷爷留给他弟弟,我的三叔公的眼睛。祖上塘水清清,我的三叔公看得明白。

祖上塘一辈辈传了下来,在村子的土地里深沉。祖上塘有过荒废,但水没断过,塘中的荷花没少开过,只是鱼少了,和村中的人一般,向远处游去了。

我回到了村子,在祖上塘边安营扎寨,自然还有个团队。我和团队的人说我的三叔公,我的爷爷,说祖上塘。似乎我也只能做这些了。团队里的人听得认真,写写记记,说要绘一幅好的蓝图。

一天早晨,我被欢快的鸟叫声惊醒,发现祖上塘的上空烟雨氤氲。我还看到两块碑树了起来,一块是“祖上塘”,再一块是“英雄墓”,字有劲,鼓着风。

我看到了我的爷爷,我的三叔公明亮的眼睛深情地看着我们。

笋是一棵树

笋一退休,城里享福的日子不过,拍拍屁股回老家。老家在紫云山的山凹里,山凹里鸟声起伏,款款的翅膀搅得山风阵阵。

老万接笋,对着笋吹胡子瞪眼睛:没见过,硬是向苦处来。笋笑说:山好,山中鸟好,鸟飞心远。

老万知笋的心思,摇摇头反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张建春小小说二题

复说:鸟好,好个鸟,鸟不多了。

说话间,有鸟从他们的头顶飞过,漏下几句叫声,也滴下几滴粪便。笋和老万都抬头望去,一群喜鹊呢。

喜鹊是喜鸟,“喳喳”报喜,笋心中暗暗地高兴。

笋在山凹里有三间石屋,石屋经得起岁月,祖传下来的,到了笋这一代还好好地,笋外出工作,石屋闲了几十年,仍然墙是墙、顶是顶,窗户和门依然明亮。不过,这屋老万常来打理,和有人住没两样。

笋很满意,放下所带衣物,长长舒了口气:哦,回家了!

住山凹的人家越来越少了,不少的石屋已让藤条包围住了,远远的看就是画了线条方方正正的绿。

老万本来也是要进城的,笋说退休回山里,老万改变了主意,不去城了,和笋搭个伴,笋不领这情,说:我才是回山陪你呢。说不清了,就当是相互陪吧,谁让要好了一辈子呢?

笋安顿好,就急着要去山凹里转。老万摆摆手,说:你去吧,山上每棵草的小名我都喊得出,每个虫子的公母我都知道。

笋背着手去转悠,没走多远老万撵了过来,递上了一把砍刀。山上的事讲不好,蛇和小兽还是有的。

笋听老万说过,山里原住民大都出了山,却涌来了许多山外的人。山外的人比山里的人野,敢干,吓得鸟贴天飞。笋听不得鸟事,一听说鸟吓得贴天飞就想骂人。

山凹里建了不少果园,都是山里过去不长的果子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个山头结一个山头的果。果园的果树是外地移来的,挂了果子,怕鸟啄食,果树的上方挂了密密的丝网。果子诱人,红彤彤的吐着香甜气,就有鸟扑了下来,就有鸟挂在丝网上。

天啦,就是个大陷阱。

笋这惊惊得心快掉下了。果园的丝网上挂了许多鸟,有的鸟已经死亡了,还有的鸟在挣扎,越是挣扎鸟陷得越深。

有人吗?有人吗?笋大声呼喊,没有应答。笋管不了那么多了,拿着砍刀一番神操作,一些鸟得救了,张张翅膀飞向了蓝天,还有一些鸟受伤了,笋脱了上衣把它们包好放在一边。

鸟还在向园子里扑,笋急得一头脸的汗,大声“呵哦,呵哦”,警告着鸟,有的鸟警觉飞走了,还有的鸟扎了下来,果然是“鸟为食亡”。笋叹了口气,又挥刀解救起鸟来。

笋兜着一捧受伤的鸟回家,老万正等得急,见了笋带回的鸟,跺着脚大叫:犯法,还吃这口?

笋没作回答,将鸟散放在屋里,鸟是各色的鸟,受伤的程

度不同,但都是翅膀折了。鸟们在屋里惊慌地扑腾,笋蹲下身子,撒下了带回的面包,轻轻地说:吃吧,吃吧,这里没有伤害。

老万有些发呆,忙去拿来一些山果,扔在了鸟们的面前。

鸟们惊慌未定,但还是经不住诱惑,急急地啄食起来,只听到“怦怦”的声音如是心跳。

笋看了老万一眼,老万看了笋一眼,都咧开嘴笑了。

笋说:赎罪呢?罪过呀!

老万说:唉,尽心吧!

笋说的赎罪老万明白,一些年里,笋的父亲靠抓鸟卖了钱,供笋上学。鸟都是卖给酒店的,剥了皮油炸,给人佐酒。笋走出了紫云山,父亲不止一次对笋说过,笋是鸟的翅膀送出的。

救回的鸟安静了不少,它们歪着头看笋和老万,鸟眼睛里的世界好宽阔。

笋和老万有了件主要的事,天天去山凹的几家果园里转,他俩各扛一面旗子,迎风高高的挥舞不让鸟儿靠近。园场主发现了笋和老万,一个劲地揖手,说:谢了,谢了!要请笋和老万喝酒。老万说,喝不动了。笋说:喝不动了!园场主说:留着,留着,酒是一定要喝的。

红旗舞得紧,还是管不住扑食的鸟,又有鸟被丝网缠住了,好在抢救及时,粘住的鸟大多扔向太空就飞走了。

果子下树了,果园上空的丝网拆除了(场主原是不想拆的,受不住笋和老万的目光,拆了个干干净净),鸟们飞飞落落自由了。笋还是坐不下来,拉着老万去山凹走,说是要去看鸟,看唱歌的鸟,自由的鸟。

笋的家是有一屋鸟的,是春天和夏天救下的鸟儿,有的鸟再不能飞高了,有的鸟能飞高飞远,却又一次次飞回来,热着笋的三间石屋。

笋一回,鸟们就向笋飞来,落在他的肩上、头上,落满了绕着飞。老万说:笋,鸟把你当棵棵树了。笋说:笋本来就是棵树,老万你也是棵树。

笋和老万周身长满了绿叶,鸟们“叽叽喳喳”叫不停。

